

■热 点

# 他们柔和的目光到达世界深邃处

□李墨波

“诗流双汇集”由《窗里窗外》和《花开花落》两部诗歌集组成,《窗里窗外》选取了屠岸先生翻译的40首经典英语儿童诗歌和10首原创诗歌,《花开花落》选取了金波先生50首最知名的原创儿童诗歌。两位诗人互相为彼此的50首诗歌做了诗性语言的点评,一唱一和,顿生风雅。首次手写体与印刷体共同出版,工整与娟秀的字体透露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对文学与人生的敬畏,让孩子感受汉语书写之美。同时西班牙著名儿童画家雷卡森斯用简洁凝练与富有艺术气息的版画为诗歌配图,感受古老的画种让诗意的语言长出想象的翅膀。将中外儿童诗歌并置,同时将诗歌和评论并置,将语言和书画并置,这都构建起一种巧妙的关系,为读者打造出一个立体的诗歌文本,使得文本展现出多层次的丰富的内容,值得读者品读玩味。屠岸和金波,这对当代儿童诗坛的最佳搭档,联手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一起为孩子们呈上一道童诗的盛宴,其情殷殷,其心切切。

## 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

两位老诗人选取的诗歌多取材于大自然和儿童生活,表现童心,抒写童趣,瞩目于生活中的小瞬间,书写文学的大永恒。很多诗作追求天人合一,透露出一种超然忘我的情怀,从而赋予诗作以经典品质。

屠岸翻译和创作的诗,一半以上是以风景为主题的:瞭望塔上的月亮、刮风的夜、冬天、秋火、秋天、窗里窗外……金波的诗,十有八九也是写风景的:绿叶映着你的脸、阳光洒在雪地上、花朵开放的声音、小树谣曲、如果我是一片雪花……曹文轩说,这些风景,无一不具有美感,而这些美感,是我们在阅读唐诗宋词以及曲赋小品的时候才能领略到的,从中受到美的感化与享受,从而让自己可以从世俗里得以拔脱。两位先生面对风景,欣赏的姿态是静观,看风看雨看云看雪看海,看天下万物,自然是一部奥秘书,它们的圣经是风景。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每一片树叶,每一块石头,都写着刻着造物主的思绪和意念。树林,不仅仅是向我们提供了狩猎的场所;大海,也不仅仅是只供帆船航行,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传达着造物主的旨意和神谕。

在曹文轩眼里,好的作家都喜欢用心灵去静静地感应这个世界,而不是用严厉、严酷的目光去审视这个世界,但他们对世界的观察丝毫不软弱,他们看似柔和的目光,恰恰穿过了一层一层的现象,最后终于到达了这个世界的深邃之处,屠岸先生和金波先生就是这样的诗人。

王泉根说,在屠岸和金波的诗中,他体会到了“流淌”这个词。写花、写树、写云、写雨、写风……那些文字似乎没有重量,没有丝毫阻隔的一种流淌。从这一句到那一句,从这一意象到那一意象,就是波澜不惊的流动。他们的诗,柔情似水。

两本诗集,在形式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两位老人各有特色的评论,在诗歌的基础上,品评得失,画龙点睛,兴之所至,时有妙语。在樊发稼看来,屠岸的点评行文洒脱,借古今中外诗人名句来评点,有些呼应甚至可算作是金波的“和”作,充分展示评者的博学多才与广阔视野。而金波的点评更重视与诗篇本身的契合,更注重对诗的内蕴的揭示,引导读者从思想与艺术的结合上来把握诗作的整体价值。

屠岸曾经说过一句话,诗歌是我们的宗教,他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在诗歌殿堂敬香的人。而金波把孩子当做自己生命中的阳光,为孩子写作是他的责任和乐趣。两位先生对儿童诗歌的执著与炽热,真挚与虔诚,让人感动。他



们永远怀有一颗童心,永远葆有一种童趣,他们努力地用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在他们看尽人间冷暖的瞳孔里,闪烁的仍然是天真、好奇、单纯、真诚的光芒。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童真,才足以使他们写出朴拙动人的诗文。用童心写出儿童文学,用儿童文学永葆童心。在他们这里,童年从未结束,绵延一生。

## 用儿童诗传递向善向美的力量

儿童诗也是对儿童进行文学教育的一个极佳的手段。束沛德认为,诗歌对滋养孩子心灵是最合适的,在陶冶情操、丰富想象力、培养美感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儿童诗歌的魅力来源于童心、真情、想象、激情,但儿童诗歌也需要宁静的思考,在这一点上屠岸和金波身上都有体现。

何为好的儿童诗,吴思敬谈到他心中的标准。首先,好的儿童诗要符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不要一味地让他们死记硬背古诗词,生硬地灌输给他们,而是应该用一些清新自然的,易于被孩子接受的诗歌去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

其次,好的儿童诗要有生动的形象。按照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来说,小学生属于言语前的阶段,逻辑思维还没有全面发展成熟,更多的是意象思维,通过具体的形象来感受和认知世界,因此好的儿童诗,一定要有丰富的具象,有非常生动的形象才能打动孩子。

好的儿童诗说教色彩不应太浓。我们现在的儿童文学里面一直有所谓的“寓教于乐”的理论,这句话总体说是对的,但是目前一些儿童文学教育却过于偏重教,说教色彩太浓,不适合孩子们的艺术思维方式,孩子们不喜欢。好的儿童诗,一定要和孩子的心理结合。金波的儿童诗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是用儿童的思维方式,以儿童心理启发他对自然万物的爱,让诗歌教育在一种平易的自然环境中展开。

北塔认为,近些年来,儿童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击和侵蚀,需要纠偏和改正,儿童诗正可以弥补或纠正我们的某些教育理念。近年来,全国各地有很多教育机构重新提倡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发达的“诗教”,这两本诗集正是作为诗教课本的最佳典范。

王泉根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的儿童诗,它最重要的深刻的精神价值就在于连接起历史与现实,上代与下代,人生与人心,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内涵。当捧读这两本诗集时,诗集中所传递出的诗人们的精神性质,以及他们的精神所融聚成的诗意图体现出来的那种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读者。

樊发稼认为,从儿童诗的发展来看,应该是和新诗一起向前发展的,它也是一个诗流双汇。对于当代儿童诗歌,我们走过了五四前后的中国儿童诗(也是中国新诗)的“幼年期”,发展到今天,早已是多元共存、色泽纷呈。儿童诗应该敞开时空大门,博采历史的、域外的最新艺术成果,不断拓宽路子,向艺术高峰勇敢攀登。

## 儿童乃成人之父,撒旦才说小儿科

屠岸很喜欢引用浪漫主义大师华兹华斯的名句:“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他又在《安徒生爷爷》一诗中写道:“天使在云端里轻声说,撒旦才说‘小儿科’。”

在华兹华斯看来,成人要向儿童学习,因为儿童是大自然的赤子,保留了最纯粹的东西。而成人在长期的社会经历之后,已经浸染了很多污浊的东西。因此成人,尤其是作家艺术家,要反过来向儿童学习,学习他们最纯洁最纯粹的生命质地。

文学精神同儿童性有天然相通的地方。儿童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用童心将世界的美好生命的本质表达出来。所以屠岸说,只有撒旦才看不起儿童文学,只有撒旦才讲“小儿科”。这既是对儿童文学的肯定,同时也是基于一种文化使命,基于一种对生命与文化的感悟。

吴思敬说,在屠岸和金波身上葆有一颗童心。有一颗童心,是我们所有诗人、所有作家都应当具备的品德,尤其是儿童作家、儿童诗人必须具备的品德。一个葆有童心的人,不管你写不写东西,都是一位诗人。童心为什么可贵?就在于它的真诚。而“真”是诗歌最基本最重要的品格。童心可贵之处,就是它超越实用、超越功利、超越利益。

“我长大了,我希望自己长大,后来我又觉得我变小了。我变小,不是说我这个人变得非常的幼稚了,而是我发现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孩子的世界。在我看来,的确当我们一旦进入到孩子世界的时候,无论我们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我们在和孩子打交道。”金波说,我爱上孩子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写诗,会觉得诗歌里面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纯真。诗是需要纯真的。那么纯真从哪里来?就要从孩子那里领悟。

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文艺散文集《金蔷薇》中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性的理解,是童年给我们最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漫长的、严肃的一生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归根到底,他们的区别是很小的。”

当前社会正面临精神家园碎片化、娱乐化和平庸化的危险,在这样的精神坍塌中,人性随之堕落。回到文学,回到童年,成为与之对抗的有效途径。同时,即便是成人世界的文学思维也呈现很多问题,消解价值,消解理想,消解美,都需要用儿童的思维方式去革新,去重新开辟出崭新的精神空间。

正如汤锐所说,儿童诗的读者不仅仅是儿童,是所有读到这两本书的人,能一直在读者的人生当中发酵,它无声地提醒诗人,在纷扰、浮华的滚滚红尘之上,毕竟还有一方高雅洁净的天地令人仰视,它让我们意识到有一种境界,门槛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低,需要我们用一生的修为去追求。

## 停车轶事

车身仅靠左前轮的轮毂支撑着,幸亏对面司机的提醒,否则这个轮毂就得报废。

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儿蹊跷。当我抬眼看了下停车的位置,一切都清楚了,原来我把车停在了一座院子的门口,刚好把院子堵了个正着。甭问了,这气儿肯定是这家院子里的人放的,还得庆幸人家只放了一个胎的气,要是四个胎的气儿都给你放了,你不得忍着。从此我长了个记性,停车时一定要选个稳妥的地方,哪怕停得远点儿,自己多走两步路,也别妨碍了他人。

### 二、停车费比饭钱贵

记得有次外地朋友来京,约我见面前叙。老朋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从工作到家庭,从事业到爱好,从国内大事到国际要闻,话匣子打开后就关不住了。那天我特地点了些北京的小吃,这顿饭吃了将近四个小时,我趁着朋友去洗手间的空当儿把账结了,总计人民币75块。

饭后我坚持送朋友回酒店,瞧着看车大姐毫不含糊地收了我80块钱,朋友的眼睛瞪得溜圆,路上反复问我是否属于合理收费,我告诉他,这还是不要发票的价。朋友一路唏嘘着:“在俺们那地方,这可是一个月的停车费啊!”

### 三、冲这个我也得减肥

某个周末我去超市买菜,在停车场里转了两圈儿,终于找到个不太宽裕,而且右侧靠墙的车位。采购回来,我就傻了眼,一辆酒红色的路虎,分外亲密地停在



了自己车的左侧,目测了一下两车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三四十公分。我打开驾驶室的车门,试着往里挤,腿是进去了,可是身子却进不去,我努力地吸着气,可那不争气的肚子,到了这儿还是塞不进去。我折腾出一脑门子的汗也无济于事,没辙,等着吧。

约莫着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位娇小的时尚女郎扭着猫步向这边款款走来,询问,就是这位了。

“这车是您的吧?您看停的离我这么近,我都进不去了,这都不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哟!我琢磨着能进人呢。换了我肯

定能进去。”

女郎用鄙夷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

“我看你呀,该去减肥了。”

女郎一脚油门,绝尘而去。我坐在车里反复琢磨着她的话,似乎觉得也有点儿道理,难道是自己真该减肥了?想了半晌,我终于反应了过来。

如今咱们中国人富裕了,开着自己的车满世界转悠,已经不是稀罕事儿了。可这车跑得再远,也有停车休息的时候,在此我给您提个醒儿,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记着“体谅他人,予人方便”。

否则您的车胎要是被人放了气,可别怪我没嘱咐您。 缪惟 图文

## 我的童书情缘

我今年79岁了,已出版著作80余种,人称“诗人、作家、评论家”。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到如今成为小有业绩的写作者,我的“成长过程”离不开阅读:离不开当年老师们对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的指导。

从前好像没有“童书”这个概念,也说不出哪本书乃至哪篇文章对我影响最大。小时候我是个阅读“杂食者”:什么文章都看,什么书都读,只要进入我视野的我都看。

我的家乡崇明岛(原属江苏,1958年划归上海)是1949年6月5日解放的,那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我的整个小学时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度过的。

我的父亲一生从教,在外地教书,当过小学校长。一次,祖父要我给父亲写封信,我费了很大劲写了,祖父看了竟勃然大怒,骂道:“小学生连信也不会写,白字连篇,狗屁不通!”

人,即使小孩,都有自尊心。挨骂后我下决心一定要学会写信。其时父亲正好寄来两本书,一本叫《新尺牍》(即书信集),一本叫《模范作文》(即现时多如牛毛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之类)。我仔细认真地反复读了这两本书,把“好词好句”摘抄在小本本上,在写信、作文时应用,慢慢地,写信不怎么吃力了,作文也不怎么可怕了,甚至还得到老师的表扬。

那时每星期一上课前必定要举行“周会”,集体背诵《国父遗嘱》(“国父”即孙中山先生),“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至今我还能背得滚瓜烂熟。祖父逼我读《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句,我至今铭刻心间。小学“国语课本”里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我印象极深,为了教训贪玩的小胡适,母亲不惜对其进行体罚,“拧我的肉”,使我初感母爱的严峻和伟大。课文里“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太古代,世界是个荒野”,使我从小对大自然的奥秘,产生极浓厚的兴趣。蒋介石以“经儿知之”开头的家书,令我最早感受到父爱及父亲的责任。老师摇头摆尾极为投入的古诗吟诵,可能是引导我后来一生爱诗、至今十分强调诗(成人新诗和儿童诗)的韵律和节奏的一个重要隐因。我的族里邻居在县城大户人家当厨师,春节归家时带回一本《小朋友》杂志,这是我平生接触到的第一本儿童刊物,里面的故事好精彩啊;所登的小诗及插图,非常优美有趣。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儿童文学——专门给小孩子写的作品。

以上这些“杂食”式的阅读,为我打下了最早的人文知识基础和写作底子。我后来在《他们把我推向文学之门》一文中说:“当时幼小的我,当然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孙中山先生《遗嘱》里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孝经》里讲的孝道,但无论是《遗嘱》还是《孝经》,它们精练和流畅的文字,应该说对我后来走上文学之路,是起了积极影响和引导作用的。”

初中一年级快结束时,家乡解放,这时我11岁(我5岁上学),开始接触到新的文艺读物。劳动出版社出版、柯蓝和赵自合著的《不死的王和孝》把我推向了“政治”,我原来僻居与世隔绝的乡野,什么都懵懂;读了这书,知道了世界上斗争的复杂性。上海电力青工王孝和烈士就义前高呼“特刑庭乱杀人”的口号令我震惊、令我愤怒、令我战栗。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给爱妻忻玉英的遗书,真是句句泪,字字血啊!……

考上初中,须到县城上学,我寄宿在离中学较近的舅舅家,大舅是粗通文墨的菜农,有段时间,睡前躺在床上,他有声有色地给我讲述话本《王清明合同记》。现在看来那是一部落套的才子佳人故事,但其充满悬念的情节,浸透人性伦理的艺术叙述,令我欲罢不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那是一本不厚的绣像石印线装书,县城书肆有售,我多么想得到一本啊,不知在书摊前徘徊多少次,但终因囊中羞涩经济窘迫只能望其兴叹。

初二时,学校来了位年轻的音乐教师叫陈伯琛,他也是位作曲家(他作词作曲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1950年代初曾在在全国电台反复播出),在陈先生的影响下,我爱上了音乐,后来由我作词作曲的歌曲作品曾在地方及中央级报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用。也是在初二时,我从图书馆借到一本丰子恺著的《漫画的描法》,从此喜欢上了美术,曾与同学合作发表过绘画作品。后来我大量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艾青、臧克家、田间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以及契诃夫、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肖洛霍夫和别尔科夫等许多俄苏文学大师的作品,眼界大开,几乎与此同时,便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习作书写,到处投稿。至于文学评论,开始写一些诗评文章,则是受到前辈诗人、评论家何其芳和沙鸥的影响。何氏的《关于读诗和写诗》《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沙氏的《谈诗》一集、二集等,我都是当作文学教科书来反复认真仔细阅读和学习的。

我既搞评论、研究,也弄创作。我曾多次申述过一个我认为是重要的看法一直未引起注意,借此机会,我愿意再重说一次。

我多年来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除了“爱好”和“积习难改”外,还有理念上的原因,这就是:我认为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理论家、批评家乃至文学史家,最好也能搞点创作。有一定形象思维、“写作实践”的经验,懂得和切身体察到创作的甘苦,会使自己的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理论研究,更具思辨张力和深度,也更富感情色彩——如此,“理”之刚与“情”之柔交相融合,撰写的理论批评文章就有一种温度与亲和性,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因而更易为读者理解和接受。

总之,在阅读方面,从小至今,我一直是个“杂食者”,我什么都看。

所有艺术都是相通的。文学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或灵魂。从事任何艺术类劳动的人,都要把文学当作一门主课来学习、来研修。做某一种品种艺术的人,只看有关本品种艺术的书,是远远不够的。同样,诗人、诗评家只看诗歌、只看诗歌理论是不行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单读儿童文学的书,自然也是不可以的。

——这是我从事一辈子文学工作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希望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樊发稼

我一直是个阅读「杂食者」